



戈壁滩上的大年初一

◎ 秦孝鹏

地表态说：“放心吧，保证把饺子吃进肚子去！”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要包饺子没有任何家具。本来找张桌子可以当案板，可整个排里没有一张桌子。于是，山西老兵任志兴就在仓库里找了一块比较平整的床板，刷洗干净，当作案板用；没有擀面杖，陕西老兵纪锁成找来了汽车上用的千斤杆，这个铁家伙很长很重，根本擀不了单个的饺子皮。于是纪锁成便发挥陕西人会擀面的特长，把面摊在“案板”上，擀得薄薄的，犹如桌面那么大，然后四折叠起来，用喝水的搪瓷杯倒扣在面上，用手使劲一压，四个圆圆的饺子皮便形成了，大小均匀不说速度还快。

不一会儿饺子包好了，看看摆满床板的饺子，怎么把它运到500米外的伙房去煮又成了问题，而且各班还要排队。有些人已经饿得等不及了，提议说：“干脆，我们就在炉火上煮吧！”火炉是供我们取暖用的，每个屋子都有一个。

“锅呢？哪里有锅？”我问。
常班长一挥手指：“找个好脸盆来，用脸盆煮！”我立即推荐：“从兰州搬家前，我看到任志兴买了一个新脸盆……只是，不知道他用过没有，脏不脏？”

“那就拿出来吧！”班长下令了。任志兴不情愿地从床上拿出了自己的脸盆，里里外外清洗了两遍，倒上水，便放在火炉上烧了起来，并找来另一个脸盆当锅盖。
第一锅饺子煮出来了，每个人的碗里都捞了几个，纪锁成顾不得烫嘴便吃起来，说：“好香！好香！”谁知任志兴却一挥手指说：“且慢！我声明一下，我这脸盆虽是新买的，但我已用过多次了，用它洗过脸，也洗过脚，你们可别嫌弃呀！”

“你这怂人，为啥不早说！”纪锁成一边骂，一边继续往嘴里扒饺子。任志兴便去夺他的碗：“你要嫌弃，就别吃！”
这时，谁也不在乎脸盆问题了，一个比一个吃得香。最后，连“锅里”的饺子汤也喝光了。

也许是自己动手做的，大家说，这顿饺子比以往的饺子都香。

耍社火：轰动整个格尔木

戈壁新城格尔木的春节是寒冷的，也是寂寞的，这个被称作“帐篷城”和“兵城”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和项目，于是，吃过饺

子后我们便在屋子里打起了扑克。不一会儿，外面忽然传来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我扔下扑克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兄弟部队——汽车第一团的社火队过来了。

当时格尔木沿青藏公路两边驻有四五个团以上的部队，除几个汽车团以外，还有兵站、医院、仓库以及勤务、道路和通信部队。汽车一团驻在格尔木南段的一片沙滩上，他们虽然来格尔木好几年了，但至今仍住着帐篷，老远一看，那军营帐篷像戈壁滩上一朵朵白色的蘑菇。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革命的乐观情绪却充满军营内外。这个团以陕西籍贯的官兵居多，团长也是陕西人。陕西人都喜欢唱秦腔，正如一句顺口溜说的“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秦腔作为一个古老的剧种，受到陕甘宁青新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汽车一团领导为了活跃部队生活，下本钱在团里成立了一个业余秦腔剧团，购置了全套乐器、道具和戏装，如各色文臣武将的袍服、金盔、乌纱、凤冠、衣裙等，应有尽有；并陆续培养出了生旦净丑各类演员，演职员中有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几年来他们已排演了不少大戏。这次春节，这些刚放下手中方向盘的汽车兵战友，又赶排出了一台社火。

走在社火队前面的是威风的锣鼓队，随后就是几出秦腔戏的人物形象：有《铡美案》中的黑脸包公、秦香莲和陈世美；有《游龟山》中的渔女胡凤莲、打抱不平的田玉川及卢公子；有《五典坡》中的薛平贵和王宝钏；有《苏武牧羊》中的苏武、李陵等。最后是化装的工农兵学商秧歌队。队伍拉了近百米长，煞是热闹。

在缺乏文化生活的格尔木，在大年初一的戈壁新城，这支社火队犹如横空出世，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后面跟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聚越多。社火队在我团表演完后，又去了第22医院、青藏公路管理局，最后还去了只有几间泥坯房的市委、市政府进行慰问。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轰动了整个格尔木。

我跟着社火队看他们的表演，看了一次又一次，忘记了疲惫，忘记了寒冷。这个军营社火队给雪域高原带来了丝丝暖意，给戈壁新城带来了青春气息。我心里说：这个戈壁滩上的第一个春节没白过！

名家

MING JIA

看电影：一部片子四次才放完

大年初一的晚上，团里在广场给大家放映电影《柳堡的故事》。

高原的冬夜，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四皮”（毛皮帽、皮大衣、皮手套、毛皮鞋）加身，带着自制的小木凳整整齐齐地坐在广场里，等着一次精神大餐。平时，大家都开车奔驰在风雪青藏线，常常是“拂晓五点马达响，夜半三更才宿营”，难得这么齐聚一回，所以心劲都很高。

在团首长给大家拜完年后，电影开始了。可是，不一会儿，银幕上的影像开始变得昏暗起来，声音也变调失真，接着就一片模糊了。

怎么回事？
原来是电力不足。当时的电是由团里自己发的，由于设备不足，发的电供照明用还凑合，要用于放电影就“力不从心”了。

在电影中中断的时间，为了不让大家被冻坏，军务股长下达口令：“全体起立，原地跺脚！”

放映队本来有一台自己的发电机，但噪音太大，他们怕影响大家看电影，所以没有使用。现在只好重新启动自己的发电机提供电源，大约一刻钟后，电影又开始了。

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正当大家欣赏那优美的插曲“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时，银幕又黑了。

放映员用话筒告诉大家：“同志们，我们今晚是三个单位跑片子，后面的片子还没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于是，大家又来了一次“原地跺脚”。

正当大家等得不耐烦时，最后两盒片子送到了。两个放映员急忙把已经倒过的片子分别装上了A、B两个放映机，几分钟后，电影又开始了。

但仅仅过了五六分钟，大家就感到有点不对劲了：与前面的情节接不上。有人开始喊起来：错了！错了！原来刚才放映员忙中出错，把应该装在B机中的最后一盒片子装在了A机中，结果A机一开，已到了故事的结尾部分。

于是，片子又一次关掉了。这次衔接比较快，不到半分钟，B机打开，电影又开始了。

一部电影，四次才放完，虽然不太完美，却给我们的新年增加了不少话题，给大年初一也画上了一个句号。（肖像作者：陈亮）

张洁先生走了。2022年1月21日，85岁。距中国壬寅年春节还有十天，举国欢欣准备过大年看冬奥的时候。

“草坡村才是我真正的故乡。”“我是东北人。可我不是在那儿出生，也不是在那儿长大的。我倒是在关中的一个叫作草坡的村子里度过了大半个童年和整个少年时代。”“心里时常升起一种模模糊糊的思念。思念我在那蔡家坡长大的草坡村，那里的风，吹在脸上是柔柔的；那里的太阳是融融的；那里的麦苗铺在地上是绿油油的；那里的窑洞，是冬暖夏凉的；那里的老乡是纯朴可爱的……我想念草坡，就像想念一个非常亲近的人，可我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老是想念它，不知想它些什么……”张洁先生在她的《怀念关中》中深情写道。张洁先生和她的母亲张珊枝女士在这个很有诗意的村子整整生活了十个年头。草坡村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岐山县蔡家坡镇另胡村八组，村子所在地就是那个被我的祖先上百年来一直叫作书房沟的地方。

一个作家能两获茅盾文学奖，全国唯一；她还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其中任何一项殊荣都是我们这些晚辈一生难以企及的高度，她却凭借着对文学的深沉热爱、对故乡的满腔热忱做到了，《挖荠菜》《拾麦穗》中那种饱含热血的赤子之情，让多少人记住了我的故乡书房沟，那个扎着小辫子挎着小篮子满山坡寻找荠菜的小姑娘，也让无数的读者记住了张洁先生。我曾经无数次在书房沟的沟沟坎坎，寻觅叫张洁一生魂牵梦萦的乡土风情，却总是写不出一丁点似她妙笔生花般的文字。还好，书房沟那汪甘之如饴的龙泉泉水一直汨汨流淌着，伴着她的琅琅书声，书房沟孕育了三四位中国院士、数百名大学生，这也许就是对她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书房沟被多家媒体誉为宝鸡第一文化沟，大多就是因了张洁那极具思想冲击力的文字，还有那眼文脉厚重的泉水。书房沟地处岐山县仰韶文化标志区——另胡遗址核心区。连续三年宝鸡市文化名人进校园启动仪式能在书房沟举行，无数天南海北的张洁先生的粉丝追随着她的深沉文字来书房沟探寻古幽，应是对她最深切的怀念。

拙作长篇小说《书房沟》中那个温婉雅致却刚烈如火、空谷幽兰般的郑倩如女士就是我心中张洁先生的形象。

幸，六七八年前，就有戴生歧、霍忠义等宝鸡籍专家教授呼吁在书房沟建设张洁旧居，开发书房沟。我还专门向宝鸡市政协提交了开发保护书房沟的提案，建议邀请那个远在美国的岐山姐姐回到家乡。不承想，书房沟那个文雅娴静最漂亮的女子悄无声息地走了，正若她悄无声息地来，旧居一晃竟然成了故居。还好，二〇二一年八月，在岐山县蔡家坡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海刚、岐山县文旅局局长杨慧敏的多方努力下，终于在书房沟立起了保护碑，书房沟和张洁先生故居保护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张洁先生一直活在她自己的文字里、自己的画作里，不肯也不愿低下她那真实的头颅，一直到她孑然一身挽一只小布包离开她深深眷恋的热土。貌似轻盈洒脱的张洁先生，这位《森林里的孩子》，凭着《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的《知在》，怀着《只有一个太阳》，挣扎着《沉重的翅膀》，灵魂一直逃不出《怀念关中》和《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最终却用《无字》和世界做了妥协。

张洁先生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叶落归根，葬在她心心念念的草坡村（书房沟），我想她的灵魂早已随着她的仙逝不远万里第一时间回到了故土。

张洁先生是陕西乃至中国极具标识度的作家，宝鸡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从文学的角度讲，用什么溢美之词来纪念她都不为过，她在中国文坛有着路遥、陈忠实般的高度，她那干净、纯洁、黄土般真实的文字必将深深地埋在读者心里，时间愈久，张洁愈新。张洁先生，书房沟的女儿，安息吧。

（李巨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安大学研究员，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老牲》等3部，其中《书房沟》多次再版并被拍成电影。）

吃饺子：床板当案脸盆当锅用

春节吃饺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为此，团里要求每个伙食单位一定要让大家吃上一顿饺子。吃顿饺子，本不算难事，但对刚安家戈壁滩的我们来说，却非易事。本地不生产肉菜，更无肉菜可买，我们吃的菜都是从两千里外的兰州市买来的，路上汽车要走五天左右，拉来的菜往往被冻烂掉一半，而且都是萝卜、白菜、土豆之类的粗菜。

为了大年初一早晨吃上饺子，炊事班费了很大劲，才为大家准备好了白菜冻肉馅。天气冷得滴水成冰，伙房又无保暖设备，因此应大家的要求，炊事班把和好的面和饺子馅分到各班去，让大家自己包、自己煮、自己吃。

我们的班长常金华是1953年入伍的河北人，他立即给我们作了“战前”动员：“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拿出翻越昆仑山的劲头，坚决快速地完成这顿吃饺子的任务！”我们摩拳擦掌

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不争气地发现一个事实：喜欢美滿。

老家过红白喜事，待客都要上酒。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坐席，旁客端一小酒壶，一桌往往只放一个小白粗瓷酒盅，按老幼尊卑一个挨一个轮敬，你喝完他又接着端上，“吱溜”一抿，热辣辣下肚，全不嫌前面人在杯沿上留下的荤油星儿。那时乡亲们多寒，酒更稀罕，逢年过节才好不容易喝几盅，还不抓住机会痛饮几杯。

村里人喝的多为便宜的散酒，一到冬天寒气温人，大壶装的散酒在炉子上温一会，再灌到小酒器里轮流给大伙敬上，冷清的气氛马上就热闹起来。那时我就觉得酒是个好东西呀，再不起眼的地方一喝就有了火旺的人气。

有一年听说大舅要从省城西安回老家过年，家里早早请把式把猪杀了，留好大舅回时带的精肉，再分头给左邻右舍送点心意。我们娃娃伙拿着各家猪尿臊吹胀了满村子疯玩，欢天喜地地吆喝着“过年啦、过年啦”。父亲平日爱抽烟喝酒，但抽的基本都是八分钱一包的羊群烟，喝的也是不知名字的散酒。但大舅回来就不一样了，他拿出平日舍不得喝的瓶装西凤

我就喜欢这样的美滿

◎ 白麟

酒招待。记得那是长脖子西凤，几块钱一瓶就算很好了。母亲半晌劳累却一脸的欢喜，满心心思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等把灶上收拾得差不多了，七碟子八碗才满满当地盛放在大红木盘子上，从厨房端上来放在炕中间，一家人围坐炕头有说有笑、兴高采烈。父亲跟舅舅把酒言欢、叙说家常，我和弟弟则见缝插针，趁机叨几口平日里稀罕的大肉片。可姐姐就没这个福气了，她要在厨房和大房之间来回跑动，端饭撤碗打下手。

席间大舅讲了好多城里人的生活细节，我第一次听说马桶这个词儿，觉得城里人在楼房里既能做饭还能上厕所，不可思议！而且他一个男人的下班了还要给老婆做饭，真是没出息！何况大舅还在省政府上班呢，事干那么大了还要给媳妇做饭，实在是想不明白！秦岭山里的农村人大都这样认为，女人做饭看娃天经地义，男人操心这些不上台面的事情是会被人耻笑的。结果大舅糊弄我喝了几杯白

酒，我很快就觉得脸烧头昏，竟晕乎乎跑到后院的猪圈里，险些醉倒在猪屎坑……

从那时起，我就感觉酒才是大团圆的标配。大家团聚不喝几杯总觉得不美气不过瘾，尤其是过年过节，难得一家人欢聚一堂，天南海北地说东道西，每人手端酒盅碰杯欢庆，真是其乐融融，那叫一个亲哟！所以我犹怀念父母健在时，兄弟姐妹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场景，窗外雪花纷飞，哪怕大雪封山，但屋里焙炭火盆，热饭就辣酒，说不尽的幸福美滿。

也便联想起了看戏。小时候老家最热闹的莫过于唱大戏了。锣鼓家什一响，心就跟着飞扬。父亲痴迷秦腔，只要听说哪个村子唱大戏，也不嫌路远，拉个架子车装着我们姐弟就去捧场。他腿脚不太灵便，常常是回到家已三更半夜了，第二天我们都睡得半天叫不灵醒。

至今还记得《下河东》《三滴血》《周仁回府》这些秦腔经典唱段，一出大戏让人过目难忘。

譬如《三滴血》里李遇春、李晚春兄妹俩在书房里读书的情节，看得我竟也心生暧昧，隐隐乎乎懂了点儿儿女之情。看得多了也渐渐发现一个规律：大戏结尾几乎都如出一辙，那就是到最后收场之际，舞台上喷呐齐鸣，祥乐欢畅，要么是男主人公金榜题名、沉冤昭雪，结局美滿如愿；要么就是女主人公凤冠霞帔、喜结良缘，最终花好月圆。之前的爱恨情仇、百般坎坷都各有因果，好人历经磨难终得龙凤呈祥、美滿团圆。这样的大团圆模式让人心生美好！这或许就是大秦之腔经久不衰的原因吧。往大里说，这种传统审美心理，何不就是中华民族渴望美滿、祈求幸福的美好夙愿！

所以，在我心底，一直都存留着这样一种理念，好事就得有好伴，好人就有好报还——

“周原既既，董茶如飴。”站在这片被古老《诗经》一再颂扬的皇天后土之上，凤鸣岐山，萧史弄玉的美丽传说，不仅酿出了西凤酒、臊子面等这样盈溢着人文情怀的美酒佳肴，更酿造了《周易》《周礼》《诗经》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醴泉！

没有太多理由，我就喜欢这样的人间团圆、万事美滿……